

云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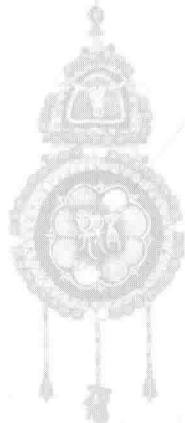
春

少数民族语言 对汉语发展的影响

——以云南地方文献中的语言文献为例

赵锦华◎著

汉文



少数民族语言 对汉语发展的影响

——以云南地方文献中的语言文献为例

赵锦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发展的影响：以云南地方文献中的语言
文献为例/赵锦华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 - 7 - 5203 - 0211 - 1

I. ①少… II. ①赵…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语—影响—汉语史—研究—中国 IV. ①H1 - 09②H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666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13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项目批准号：11YJCZH244

项目名称：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发展的影响——以云南地方文献中的语言文献为例

前　　言

云南自古即是多民族聚居地，云南汉语方言的形成与云南汉族移民有密切联系。云南汉语方言何时形成、如何形成，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是怎样的关系等，这些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探究方法多种多样，通过分析云南地方文献中的汉语言文献，来探视云南汉语方言史、揭示云南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正如英国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所说：“今天由昨天而来，今天里面就包含昨天，而昨天里面复有前天，由此上溯以至于远古；过去的历史今天仍然存在着，它并没有死去。”梳理云南地方文献中的汉语言文献所含声韵学特质、词汇特点，可探究历史上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演变以及云南汉语方言是怎样一步步独立发展而最终自成体系，也可为双语学、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研究提供研究范例、历史资料和研究性资料，丰实近代汉语研究、成果、认识。

“研究历史就是为了对目前人类的活动看得更清楚。”了解昨天，更重要的是为了把握今天、创造明天，是为了充实自己的大脑，汲取宝贵的人生经验。云南汉语古籍的整理研究，更期待能解释云南

历史文化的问题，增进人们对云南民族地区历史与现状的认识，促进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

研究过程中，吸收了学界的多年研究成果，并得到师友的真诚支持与帮助，倾付多年心血，终于完成此书。感谢前贤、学者、朋友的鼎力相助！

由于笔者资料贫乏，学识有限，加之时间仓促，疏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同人及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云南地方文献中的语言文献概况	12
第一节 明代云南地方文献中的语言文献考述	13
第二节 清代云南地方文献中的语言文献概况	31
第二章 明代云南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方言的影响	46
第一节 明代云南汉语基本面貌	46
第二节 明代云南汉语方言特点	106
第三节 明代云南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方言的影响	237
第三章 清代云南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发展的影响	241
第一节 清代云南汉语基本面貌	242
第二节 清代云南汉语方言特点	255
第三节 清代云南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方言的影响	260
第四章 云南地方文献中的语言文献与云南方言	262
主要参考文献	266

绪 论

一 选题意义

选题主要通过对云南地方文献中的汉语言文献的全面系统的整理，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云南地方文献中的汉语言文献辑读”。到目前，收集到有书目的云南地方文献中的汉语言文献近40部，著录书目较多、较为集中的是方树梅的《明清滇人著述书目》，共18篇（部），而原文却散落各处：赵藩、陈荣昌等辑《云南丛书》收录4部，《丛书集成新编》收录9部，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收录18篇（部），王云五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收录3部，等等，以上有重复收录，还有的为单本存在。以上这些对云南地方文献中的汉语言文献的研究，研究云南汉语史，研究云南历史，无疑是一批重要的材料。

期待通过对云南地方文献中的汉语言文献的专书研究，印证、总结、丰富和修正对云南地方文献中的汉语言文献的认识，纵横比较，揭示云南汉语发展史。兰茂的《韵略易通》堪比音韵工具书，与之相媲美的小学文献大有存在，高翥映的《等音声位合汇》、释本悟的《韵略易通》、释宗常的《切韵正音经纬图》、吴树声的《歌麻

古韵考》等，需要我们去发掘、深研。

期待通过分析云南地方文献中汉语言文献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云南少数民族语言对云南汉语的影响，为双语学、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研究提供研究范例、历史资料和研究性资料。

总之，希望通过本书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能够起到很好地保护云南地方文献的作用，丰富和修正对云南地方文献中的汉语言文献的认识，促进云南地方文献、云南语言文献研究的发展，为学界深入研究云南汉语与云南少数民族语言关系及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提供研究范例、历史资料和基础性科研资料，丰实近代汉语研究、成果和认识；增进人们对民族地区历史与现状的认识，促进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

二 研究现状

自方国瑜、李孝友等学者把丰富多彩的云南地方文献展示于世人前，由于多种条件的限制，对于成绩斐然的云南语言文献，后人更多集中在兰茂的《韵略易通》的研究上，致使其他云南语言文献极少为人所知，未能充分发掘。

云南汉语言文献是云南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古代汉语的重要材料，学界对云南汉语言文献的研究和运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对云南地方文献中的汉语言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四库全书》《中国丛书综录》《云南书目》《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道光云南通志》《光绪云南通志》《新纂云南通志》《明清滇人著述书目》等在经部小学类多有存目，为云南地方文献中的汉语言文献的收集整理提供了线索，奠定了基础。

(2) 对云南地方文献中的汉语言文献的校勘、注释、补注。兰茂撰丽江周果校录《韵略易通二卷校勘记》二卷、兰茂撰近王有道少卿注释《声律发蒙》二卷、吴树声撰苗夔补注《歌麻古韵考》四卷等，这些对云南文献中的语言文献的专书选编、研究架设了桥梁。

(3) 对云南地方文献中的汉语言文献的专书研究。这部分是最少的，多为单篇论文，并且多集中在对兰茂的《韵略易通》的研究上。收录云南文献中的语言文献书目的古籍，其书目下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评价、议论。这些是我们进行专书研究最好的借鉴、参照和对比研究材料。

通过考察、了解学界对云南地方文献中的汉语言文献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发现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对云南地方文献中的汉语言文献收集多为存目，且收集不全面，更甚者作者与著述张冠李戴，给研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古籍保护不够，内容缺失严重，亟待收集、整理和保护。

(2) 多对单本著述进行研究，对云南汉语发展的历史研究不够系统、深入，不能很好地揭示云南汉语发展历史；研究各有侧重，观点纷纷不一，历有不少争议。

(3) 研究民族地区的汉语，不曾考虑到少数民族环境因素，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发展的影响。

我们认为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国内外对云南文化、民族地区的文化、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关注，以及对云南少数民族语言、云南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和双语学研究的深入，对云南地方文献中的语言文献的进一步收集、整理、研究及对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的研究，大有可为。

三 研究方法

探讨一种方言的历史源流，主要研究方法有：文献研究法、比较归纳法、统计法等，其中文献研究法、比较归纳法是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

(1) 文献研究法。文献包括官方修订的正史、地方志等各种文献；民间撰修的家谱、语言文献、文学文献等。文献是研究云南汉族移民史及云南汉语发展的最主要依据。

(2) “古代汉语—方言—普通话”方言比较研究法。将云南语言文献作纵横分析，分析韵书与云南少数民族语言关系、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方言的影响，揭示语言变异、语言问题，全面、深入认识云南语言文献、云南汉语发展史、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发展的影响。

(3) 统计法。通过绝对数量的统计和相对数量的比例计算来分析研究对象，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适用于云南语言文献研究。

四 云南汉语方言形成的历史背景

云南地处西南，历史上云南的版图与今天的相比，稍有差异，但大体是一致的。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除汉族外，现有傣、壮、布依、佤、德昂、布朗、彝、白、哈尼、拉祜、基诺、傈僳、怒、独龙、景颇、阿昌、苗、瑶、回、汉等 25 个少数民族，^①从语言系属来看，各族分属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藏缅语族、苗瑶语族、汉语语族和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但云南方言在现代汉语方言地理格局中却被划归为北方方言中的西南次方言。这是为何？

^① 根据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国 56 个民族中，云南就有 52 个，其中人口在 5000 人以上的民族有 26 个。

要弄懂这个问题，我们得从云南汉族移民史中去找原因。周振鹤和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中就从“什么样的移民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方言”的认识出发，指出“云南、贵州、广西的西南官话是明代大批北方汉人进入这些地区后带来的”^①。此外，张茀、李兆同、张玉来、陈长祚等前辈也都研究过云南汉语方言的形成与云南汉族移民史之间的密切联系。

追溯云南历史，最早进入云南且为数较多的一次汉民入滇发生在战国末期。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州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王滇。”^②但是，由于人数较原土著民族少，最终“变服从其俗”淹没在当地的西南夷中。史料可证明，至少在战国时期，云南便与其他各地有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接触。

西汉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拓边征服云南，滇王降后，在“滇”国辖域设置益州郡；东汉永平十二年（69），又于滇西地区设置永昌郡。汉廷多“徙死罪及奸豪实之”，《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孝武时通博兰山，度兰沧水、鵲溪，置嶲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③主要由秦、晋豪民、囚犯构成的汉族移民陆续进入云南屯田垦殖。《史记·平准书》记载“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移民数量增加了，汉族移民已到达滇西一带，奠定了汉文化和汉语在云南传播的基础。《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称：“肃宗元和中，蜀郡王

^①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9—31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第9部，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32页。

^③ 博兰山在今大理州永平县。

追为太守（益州太守）……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华阳国志·南中志》亦载：“太康三年，罢宁州，置南夷，以天水李毅为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统五十八部夷族都监行事。……自四姓子弟仕进，必先经都监。”史料证明，东汉时期云南已“兴起学校”，在云南占统治地位的“四姓子弟”要想入仕，都“必先经都监”（即察举），可见汉族在移民云南的同时也带来了汉文化、汉语，以及汉文化、汉语的迅速传播与扩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晋书·李雄载记》记录：“蜀人流散，东下江阳，南入七郡”^① 为避战乱，大量蜀人进入云南。两晋至唐宋时期，中央政权频繁更迭，内地的战乱不断，逐渐失去了对云南的控制，云南相继由三个比较稳固的政权统治：两晋南北时期，爨氏大姓政权割据滇东北和滇中大部分地区；唐宋时期，云南相继由南诏国和大理国两大政权统治。这段时期，虽然汉族政权丧失了在云南的统治地位，但汉民人口仍以不同方式进入云南，《新唐书·南诏传》云：“嵯峨乃悉众掩邛、戎、嶲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慰赉居人，市不扰肆。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天宝年间，唐派二十万大军征讨南诏，兵败后，大批士兵流落云南，虽然大多与白族融合，但他们使用的汉语仍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白语。后来，南诏进攻四川，从成都掠夺了几万的能工巧匠入滇，建设云南，于是汉语在当地得到了广泛使用。南诏君臣大多能诗，袁嘉谷说这些诗“雅有唐音”，《新唐书·南蛮传》也载“语言与中原同”，可见，北方汉语在这一时期对云南还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② 入滇的汉民后裔发展成为具有强大势力、显赫地位的云南地方统治者“南中大姓”，使得汉文化在云

① 七郡，即云南宁州七郡。

② 参见《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南得到相当的发展，对当地土著居民特别是滇池、滇东北和滇西一带的僰人产生深刻的影响，相当数量的当地知识分子开始学习汉文化并大量吸收汉族词汇，形成了云南早期的汉语方言。

南宋宝祐元年（1253），元宪宗蒙哥汗派其弟忽必烈率军队攻打云南，大理国被灭。于是忽必烈率领的元军从滇西北经丽江、大理进入昆明，在云南屯垦定居，设立行省。而这批元军中，既有蒙古兵、色目军（即回军），也有汉军。于是，元朝亦为云南输入了汉民，但是为数不多，据《元史·兵志三》载：“梁千户翼军屯……以汉军一千人置立屯田。”^① 正如方国瑜先生所说：“在元之前，汉族人口迁徙至云南者，历代有之。惟数量比原住各族人口只是少数，汉族移民与原住各族人民错杂而居，共同劳动生产，久之汉人融合于各族；虽汉人之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广泛传播于各族社会，然无长期保持汉族特征之人们共同体。”^② 可见元以前的汉族移民，跟当地的土著居民比起来毕竟是少数。虽“夷多汉少”，但汉文化、汉语不可阻挡地继续进入云南、影响云南。赵子元的《赛平章德政碑》载：“是岁七月抵大理，下车莅政……中庆、大理两路设提举，令王荣午、赵子元充其职。中庆首建文庙，岁祀于春秋二丁，仍收置儒籍……使南方之人，举知风化。”^③ 《元史·赛典赤传》载：（赛典赤）“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风化稍兴。”^④ 赛典赤·赡思丁带领元军进驻云南，建立巩固的政权，恢复科举制度，大量兴建文庙，广泛传播儒学，移风易俗，云南子弟始

^① 郝正治：《汉族移民入滇史话》，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②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32页。

^③ 是岁为至元十一年，1274年。

^④ 赛典赤，元初担任云南平章政事。

读经书。

大规模的汉族移民云南是从明代开始的，云南人口比例逐渐变为“汉多夷少”。明太祖朱元璋听取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计策，为了保证驻军粮食的供给，于洪武中后期，开始在云南推行大规模的屯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所谓军屯就是屯田戍守，即在驻地的要害点设立卫所，边镇守边屯垦。查阅相关史料，关于明代在云南的军屯随处可见。如：明洪武十四年秋，命西平侯沐英征云南，籍江南北子弟从军。十五年，云南平，以沐侯镇守，所部官军遂留。侯念地远兵多，饷馈难继，请屯田，从之。遣守御指挥储杰等经营通海屯田……军自为耕，而自为食。^① 洪武十六年（1383），《明实录·明太祖洪武实录》卷154载：“给凉州诸卫所征南士卒十四万四百余人钞十五万五千余锭。”“命六安侯王志，安庆侯仇成、凤翔侯张龙督兵往云南品甸，缮城池，立屯堡，置邮传、安辑其民人。”洪武二十年（1387）八月癸酉，《明实录·明太祖洪武实录》卷184载：“诏景川侯曹震及四川都指挥使司选精兵二万五千人，给军器农具，即云南品甸之地屯种。”洪武二十年九月乙巳，《明实录·明太祖洪武实录》卷185载：“湖广都指挥司言：‘前奉诏以靖州五开及辰源等卫新军选精锐四万五千人于云南听征。’今又命市牛二万往彼屯种，请令诸军分领以往，庶民劳民送发，从之。”洪武二十年冬十月丙寅，《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186载：“诏长兴侯耿炳文率陕西土军三万三千人往云南屯种听征。”洪武二十一年二月，《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188载：“遣陕西都指挥同知马烨率西安等卫兵三万三千人屯戍云南。”洪武二十二年四月甲辰，

^① 康熙《通海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 201 载：“上以云南列置戍兵，平夷尤当南北要冲，四面皆蛮夷部落，必置卫屯田镇守。”可见当时云南军屯规模之大。并且朝廷为了防止士兵逃亡，强制士卒随带家眷，共同屯垦，世代相袭。于是，军人及其家属构成了入滇汉民的主力军。他们主要分布在卫所周围，给卫所驻地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也使北方方言在云南得到广泛的传播。而在明代云南的屯田大军中，除了军屯外，民屯规模也不小。诸葛元声《滇史》卷十提道：“十七年（1384），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时各府设卫所，然屯伍空虚，上欲实之，故巨族富民一有过犯，即按法遣戍云南……”洪武二十年（1387）冬十月戊午，《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 186 载：“沼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洪武二十二年（1389），据《滇粹·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后嗣略》记录，沐英“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人入滇，给予种子、资金，区别地亩，分布于临安、曲靖、永安等各郡县”。据《明史》记载，民屯的移民数 300 多万人。数量最多的一批江南江西移民多分布于滇中和滇南。^①除军屯、民屯之外，明朝在云南屯田的还有商屯，又称“盐屯”。因为云南有些地方盛产井盐，如大姚、禄丰等地。而洪武三年（1370），统治者为筹措西北边防军粮供应，用盐引向盐商换米。于是商人在边境招募农民开荒耕种，引来大批内地汉人加入开荒洪流，尤中在《云南民族史》中引高岱的《鸿酋录》说：“云南平……傅友德奏云：‘岁用不足，已督布政司核诸卫所，查有现粮一百八万二千有奇，以给军粮，恐不足，宜以今年所征粮并故官寺入官田与土官供输、盐商中纳、戍兵屯田所入并给之。’上悉可其奏，未几置

^① 《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 页。

云南盐课司以益军费。”明代，云南“夷多汉少”的状况有了根本改变，云南汉族人口远超土著民族。谢肇淛的《滇略》卷四云：“高皇帝既定滇中，尽迁江左良家间右以实之，及有罪窜戍者，咸尽室以行；故其人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二百年来，熏陶所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万历的《云南通志·地理志·云南府风俗》也说：“土著者少，宦成多大江东南人，熏陶所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明代在元代基础上大力推广儒学，其科举取士不仅激发广大士子用汉文写作，也激励着更多云南人学习汉文，正德的《云南通志》载：“澄江人初不知学，入国朝，渐被文教，有以科第跻跃任而封及亲属者，于是间里翕然向学，相率延师训导，而家有诵读之声矣。”云南府、州、县、卫所普遍建立儒学，设立乡塾，民间俊秀、子弟读书应举蔚然成风，民风渐变，且多有中举之人，丽江土知府木氏便是“知诗书，好礼守义”的土著代表。据《万历云南通志·学校志》记载，自洪武二十七年至万历二年，云南有 162 人考中进士，有千人中举。

清代，汉族继续向云南移民。清代二百多年间，因战争、游宦、经商、工艺等落籍云南的汉族移民，与明代大体相类，此期，汉族人口占主体格局已然确定。清代汉族移民与明代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即扩大和加强了在山区和边远之地的移民^①。“元代汉人主要住在城市，明代主要住在坝区，清代则山险荒僻之处多有汉人居住，且在边境亦莫不有汉人踪迹。”^② 在明代尚未有汉族移民的元江、普洱、广南、开化等滇南、滇东南地区，在清代已大量深入。

^① 何耀华主编《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建会 30 周年精选学术文库·云南卷》，民族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8 页。

^②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一卷，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81 页。